

科学思想 步入异国他乡

[法]比特鲍罗 (Michel Bitbol) / 文

陈寒 游晓航 / 译

显而易见，弗朗索瓦·于连的非中心化研究于老生常谈之处独辟蹊径，使我们得以从外部审视孕育了科学的哲学母体。然而，不易为人注意的是，通过帮助科学展示其在历史上被压抑的力量，于连的“扰乱”行为成了将科学引向新起点的一种活动。不过，在对于连的距离化倾向做了一番简要概述之后，我在此要强调的，是这种“外部的思想”对科学的解放能力。

于连致力于到达我们存在方式的一个“远方”，将我们引向那个类似于地理上的远东的地方。为此，他选取了一个足够奇特的侧面，即从中国这个完全不属于印欧语言圈的侧面着手，通过对比使人们意识到：被普遍认同的预先假定是有偏差的，最无争议的确信仍含有偶然性。

从这个“远方”看来，哲学及其延伸出的科学这整个事业，就显得像是一种简单的特例。两千五百年的孜孜求索，试图展现思想的所有可能性，形成被广为接受、造福大众的普适的自然观，结果却导致了一种对世界的片面看法。保持必要距离以观察事物的发展；在感性表象的背后探询理性事实；摆脱见解（或译：臆断）以辨别真伪，区分正要发生的及已经到来的；在可以感知的无穷变化之外，追寻模式的理想稳定性；制定系统的方法以掌控我们不确定的存在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西方艺术似乎变成了众多选择中的一种。在价值观的不断更迭中，甚至连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、与哲学中的意外分道扬镳的治学态度，也成为寻求一体化的障碍，丧失了自身的魅力。

在中国人的观念中，功用先于实体这一观点是不成其为问题的，几乎从来没有人将其作为主题来谈论。当卡西尔不辞劳苦地透过纷繁芜杂的话语，透过被无数次承传的陈词滥调，从科学的潜实践，及其形式主义暗语化的意义中得出这一结论时，“智者”于连却只是基于这种看法来建功立业。在于连心中，没有彼此互相产生因果影响的“事物”，只有一个关系网，从中间或浮现出一些暂留的轮廓，这是可以解释的，好比随意一瞥所见到的事物一样：没有稳定

的模式，更没有恒久的观念，只有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；没有表象之外的超验性实在的概念，只有一个全体表现的指称，即“内在”这一指称，我们每个人仅占其中的一个片段 (un fragment)。于连对实验没有特别的兴趣，因为实验使评判主体和被评判客体间的关系仿佛是在逢场作戏，而且迫使自然进入一个早已设好的问题框框。他仅仅对经验备加关注，以便努力贴合并加入自然的发展进程。智者不是去寻求一种客观的描述，即各种角度之外的单一性；而是采取了一种理解的方法，以便从不同角度出发，根据所发生事件的需要来灵活应对。他并没有刻意求“真”，而是不懈地展示显而易见的事实。中国不曾有过声名赫赫的神话叙述来宣扬“真”，因此也不曾感觉到建立竞赛性话语（哲学的或科学的），为自己订立“真”的标准算什么迫在眉睫。甚至连在的与不在的事物也并非势不两立：智者避免抱住一个念头不放，因为这样就会错过有助于归纳出一般性的丰富多彩的情形，并由于一味否定其对立面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。智者不会让差异僵化在一系列的限定中，随后将它们归为一类，而是努力去贴合它们。智者不会把自己放在与世界对立的位置上，而是伴随世界同行。智者不会进行辨别、区分、舍弃，而是保持不受约束，海纳百川、兼收并蓄地聆听。在现代西方社会，人们或许只有在文学作品中，在哈姆雷特那幻灭的愿望¹中，才得到能够与之媲美的聆听。辨别的能力倒也并未因此而被忽视，不过，在摇摆于“造成和谐的未分化状态和造成分化的现实化”之间的唯一“过程”中，它仅仅占据了某一时刻的位置。最后，智者不会根据（建立在对过去的无限推论的基础上的）一项计划或一种概括性表述做出行动，而是辨别和利用各种形势的（面向一个开放未来的）倾向。智者不会试图以一种植根于习惯的一成不变的形式来表述世界、驾驭时间，而是会随机应变；这样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避开了变化，因为他没有用任何稳定的东西与变化进行对比，尽管那些东西或许能让他通过对照来理解变化。

于连告诉我们，²对于所有这些，西方哲学和科学都应该放手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它们才能问世。诚然，起源于希腊的哲学绝没有无视这种作为普遍潮流的世界观，绝没有回避智慧及幸福生活的目的性，绝没有否认悬而未决的判断。然而，它阻止了这种普遍流行观点的影响：先是将其限制在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这些标志性的形象中，而后又用大量“决定性”的论据和无可辩驳的命令将其拒之门外。过分重视推论的巧妙，使哲学逐渐偏离了对智慧的探寻。哲学虽然为怀疑论中悬而未决的判断给出了命题，但这种治学态度在



[160/161]

1. Y. Bonnefoy, *Préface à Shakespeare, Hamlet et Le roi Lear*, Paris, Folio-Gallimard, 1978.

2. F. Jullien, *Un sage est sans idée*, Paris, éd. du Seuil, 1998; F. Jullien et T. Marchaisse, *Penser d' un dehors (La Chine)*, Paris, éd. du seuil, 2000.